

楚寶

楚寶卷十七

明[illegible]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馮一第較訂

文苑

岑參

岑參江陵人岑文本之曾孫也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甫薦之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屬中原多故

卒光于蜀有集八卷行于世

京兆杜確序畧曰南陽岑公蚤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志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吟習焉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

殷璠曰參詩語奇體俊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

有人。玄稱幽致也。

晁氏讀書記曰岑參文本之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罷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illegible]下蜀至德中裴垍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聖楷按岑氏其先爲南陽人自祖善方徙襄陽。更徙江陵。故唐書以岑文本爲江陵人。不復係之南陽矣。其後岑長倩封鄧國岑義封汝南隨相繼誅

滅子孫星散故參著感舊賦云去鄉離土縣宗破
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江潭
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俗又自叙
云十五隱于嵩陽則不定于南陽益可見彼作南
陽者或以其居無定址仍以舊土稱之耳其實非
也

綦毋潛

綦毋潛字季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由宜壽縣尉入爲集賢待詔、遷右拾遺、終著作郎、集一卷、

綦毋潛還宜壽尉、李頎以詩寄之曰、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輿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殷璠曰、潛詩屹崒峭蒨、善寫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

代未有荊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聖楷曰潛詩如冬夜寓居寄儲太祝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盡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夜巢鳥悲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鄰砧深幽古奧可謂初盛之音又如春泛若耶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林月低向後妙語妙境心手俱閑如此等詩眞不厭百回讀也

薛據

薛據荊南人。仕至太子司議郎。

殷璠曰。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蚤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又孟冬時短晷。日盡西南天。可謂曠代之佳句。

崔曙送薛據之宋州詩云。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流。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我生蚤孤賤。淪落

此州。風上至今憶。山河皆昔遊。一從文齊聚。兩京
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

張子容

張子容襄陽人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開元元年登進士爲樂城令

孟浩然送張子容進士舉云夕曛山炤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歧路言茂林予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按此詩可證子容爲襄陽人又子容送孟六歸襄陽亦有嘗懷故園意歸與孟家鄰之句

升菴詩品曰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聖楷曰張子容詩不多見如春江花月夜林花發岸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裏空照浣紗入清婉簡妙與張若虛之長篇排宕可稱勁敵又如泛永嘉江日暮迴舟詩無雲天欲暮輕鷁大江清歸路煙中遠迴舟月上行傍潭窺竹暗出嶼見沙明更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俱雅雋之作

張繼

張繼字懿孫、襄州襄陽人、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集一、卷、

聖楷按張繼爲襄州人、載、唐、藝、文、志、今詩人爵里、作兖州者誤、世傳誦繼詩、止楓橋夜泊、一絕、然其五言絕、如詶、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七言絕、如、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令過漢帝家○春、風、不、肯、停、仙、馭○却、向、蓬、萊、看、杏、花○五言排律、如送判官往陳習、齊宋分巡地、頻、年、此、用、

兵女倖褎邑杼農廢汶陽耕使者乘軺去諸藩擁
節迎深仁佐君子薄賦卹黎祇火燎原猶熱風搖
海來平應將否泰理一門發諸生皆深於北興切
於事理佳句也楊太史慎曰國語室無懸邦野
無與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邦織有日斷機言
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倖褎邑杼農廢
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衛象

衛象、江陵人、大曆間、爲長林縣令、與丞司空曙、厚善、官至侍御。

楊太史愼曰、衛象吳宮怨云、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開。潮聲夜落千門裡。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少誦之、知爲初唐人、無疑、而未有明證、倘閱李嶠集、有詠衛象餳絲結、知爲巨山同時、高秩

選唐詩乃收之晚唐不考之甚矣

聖稽按李嶠長林令衛象餳絲結歌小題用七言歌體甚奇予友鍾伯敬選入詩歸云玉人珊盤盤荼絲衆女春春聚子悲答乃假使餳爲之八珍重沓失顏色手擾玉節不敢持始狀芙容新出水仰析重衣領萬藥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葉向蓉花參差吳鬟落鬍抽尚絕細縷纖毫膏欲滅雲髮蓋垂倭隋髻繡裝與並茱萸結我愛此絲巧妙絕世無爲君作歌陳坐隅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貧强志於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職方員外郎節度行軍司馬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入樂共治詔圖形別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禝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

中獨孤愐欲下賢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來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歎防後授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聖楷曰蘇頲撰鮑防碑爲河南洛陽人與唐書本傳不合終于致仕下又云徙家東周豈防先世洛陽而後寓于襄州至防而又徙鄜于洛耶且碑銘止稱其涖官行已一語不及于詩何也今從唐書

朱放

朱放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曾王皋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詩一卷、載唐藝文志、

聖楷按朱放文獻通考作朱倣、乃宰相朱朴之後、萬首唐詩選其五七言絕十首、惟銅雀妓亂後經淮陰岸、與別李季蘭三詩、可誦、別李季蘭云、古岸新花開一枝、岸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李季蘭女伎見藝文畧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甚稱其詩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

五言之務境也、有寄朱放詩云、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濶。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朱放亦有剡谿行却寄新別者詩、瀨瀨寒溪上。向此成離別。迴首望疑人。移舟逢暮雲。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惟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二詩皆怨別而又同一韻。或亦為荅柔蘭作耶。

按剡谿在紹興府嵊縣剡山下、秦始皇東遊時鑿此以泄王氣、漢剡中地、

戎昱

戎昱荆南人、唐至德間、以文名、登進士第、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辭、焉、衛伯玉鎭荆南、辟爲從事、德宗建中中、歷辰虔二州刺史、

雲溪友議曰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

不稱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英道昔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戎昱詩也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郎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其咏史詩云漢家靑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

唐本事詩曰韓晉公鎭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醞

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

別姻啼四五聲又曰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嚬遽命召焉戎使君並
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
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慇懃好
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
立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為已之嬉娛
以此槪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贈
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
兕公武讀書記曰戎昱有集三卷初李夔廉察桂

林月夜聞鄰居吟咏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卽延爲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蘐知其意卽贈之昱感怍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後歷辰虔二州刺史又書錄解題曰其侄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于渚宮一見禮遇集中有與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詩也

聖楷曰戎昱亦中唐妙手惜其氣格稍弱耳然咏史諸作見賞于帝宮人才不之稱不足多也且又有聞歌而贈侍兒送愛妓者詩至戎昱不可謂不

得力矣。其在家貧亦好、乃長安秋夕題、姚鉉選入文粹、全首云、八月更漏長。愁人常起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窗夢。夢入荊門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栟識

栟識字方明、襄陽人、栟渾同母兄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請極雖趣、尙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識官歷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聖楷按、栟識文、椎琴會記、屢見選本、如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爲伯牙○覓爲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日覺暖○又如自樸、散、爲、罷、眞、意、在琴○與

泉、樂、同、出、乎、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
名、為、樂。獨、偶、聖、賢。皆記中妙語、惜多錯落不可盡
讀、

董挺

董挺字庶中、武陵人、元和中爲荊南從事、有武陵集、一卷、載唐藝文志、

劉禹錫董氏武陵集序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異、達于詩者能之、工生于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于心、默揣羣才、鈞銖黍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沓

如、摶、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綷、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得、乎。生名挻、宇庶中、功嗇屬詩、朊而不裦、心、派、爲、鑑。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彰、彖、形。糾紛外錯。逐意奔禿。因故沿濁。叶爲新聲。當時以所與遊皆、青雲之士。間。名。如、盧、杜、(盧象)(杜甫)高。賴。如、包、李、(佶李紓綝)造以章句。揚于當時。末。路。寥。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聞者身以廷尉、屬于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于武陵、逮今四載、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時復發篇。紛

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晉子嘗號知我。盡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文、章、之、助。養。得。而。言。我。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尹、聽。必、俟、知、者。然、後、鼓、行、于、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倡和相發、有以溯、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繫、然、後、與、蘇爲章以濟貴任者、相踵而起、兵與已還、有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安濟爲任。不、服、羅、入、于、文、什、之、

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音以度曲。夜諷之職。察審無紀。則董生賁臥于荊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試故棄者歟。

許渾

許渾字用晦、圉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爲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閒、自編所著、因以爲名一云、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故云、

書史曰、許渾以烏絲欄手自抄其詩一百篇爲集、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

聖楷曰、按晁公武讀書記、渾乃許圉師之後、則渾當為楚安陸人、今作丹陽者、或避地、寄居其間耳。大抵詩人爵里、既不見稟于國史、而邑乘之紀載、又多承訛襲說、如此之類、未易悉舉。又有籍係楚人、而姓氏不甚著、無事實可攷者、吾懼其久而益湮沒也。併附見之、

費昶、江夏人、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清拔、有足嘉異、可賜絹十疋、

黃閔、武陵人、博學善屬辭、嘗撰沅志、精覈可紀、唐

章懷太子爲郡國志、多、采、其、說、
毛欽一荆州長林人、長林今荆門屬縣、欽一上諸
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爲名、唐人以字
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
此人兼得鬼神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孟琯郴州人、唐元和閒五年、崔樞知貢舉、試洪鐘
待撞賦、舉進士、爲、韓、愈、所、重、贈、之、以、文、琯所著、有
嶺南異物志

章孝標襄陽人元和間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悵遣于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雍陶寄襄陽章孝標詩青油幕下白雲邊日日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裏麝香眠

劉昭禹桂陽人爲湖南天策府學士有集一卷

廖匡圖衡山人爲湖南從事有集一卷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事、以、吟、詩、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遒○健、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親、友○強○壯○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羣玉乃詣闕進詩三百篇、表曰、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丘壑賤品、幽沉江介、分託漁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裳之貢、頃以鼓腹、動華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皇風殆忽、

仕進以致年踰不惑痾恙纍侵但慮寒餓江湖之濱與枯魚涸鱗爲伍瞑目黃壚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輦下謹捧所業歌行古體七言今體五言今體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雲在天草木五色露野之氣燭爲祥煙熙熙含生盡躋壽域白日亭午物無斜陰方今風后提衡庶尹咸績忝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墨客詩人詠歌聲明文物不服何議諷刺興於筆端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攄情撫

類之餘過於諷野天文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隨登阻黃汗之陋然則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煙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鐵已濮下調塵觸天聽螻蟻之微伏待刑戮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延英口宣勑旨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令有少錦彩綺物賜卿卿宜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大學士僕射令狐綯狀曰棐玉苔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傳於衆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盛代宜俯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

志業臣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與一
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
謹具奏聞伏聽勅旨上即允其奏制詞曰李賀玉放
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萍有蒂吐妍詞於麗
則動清律於風騷冥漠不羈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
彩益奇信不試而逸精能久幽而獨樂念其求志可
以言詩用是繫維俾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來
幾解任趨涔陽經二妃廟題詩曰黃陵廟前春已空
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

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卒於洪井段以詩哭之云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又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羣玉所著詩三卷後集五卷載唐藝文志

聖楷曰李羣玉事蹟雜見晁公武讀書志尤遂初詩話中予稍刪補之成傳五代周朴云羣玉才名冠李唐投詩換得校書郎予歎羣玉詩換校書郎

比之王維以鬱輪袍奪解者遼甚雖然使維不遇岐王亦一伶人耳羣玉不得裴相國爲之汲引安知不與浩然同放斥哉詩人黄鳥之章所以不恥夫後東也

崔道融

崔道融荆州人、官永嘉令、有申唐詩三卷、

唐詩紀、事、曰崔道融荆州人、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爲、詩、友、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荆南崔道融、有東浮集三卷、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並、避、地、於、此、今闕第十卷、又撰唐詩三卷、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事、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

楊升菴太史曰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予近見雜抄唐詩册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横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

曹松

曹松字夢徵衡陽入學賈島爲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禹劉象柯崇鄭希顏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各授校書郎有集三卷

摭言曰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父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

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秘、書、省、正、字、彖崇希顏可、太、子、校、書、聖楷按陳光問長沙茶陵人、讀書霧巖山中、年逅六十、忽、有、雙、鶴、鳴、舞、其友沈彬曰、必、登、雲、兆、也、是歲果同曹松登第、爲五老榜、然考松之年、在、諸、老、中、爲、最、少、其授官亦各異、不、得、槩、以、五、老、稱、之、詩入爵里不載陳光問似欠考、又晁氏讀書記、以松爲舒州人亦誤、

劉棗彊

劉棗彊襄陽人或傳其名爲言唐時曾辟爲棗彊令故以邑呼善爲詩美麗悽豔與李賀齊名王武俊鎮冀州敬重之辟爲從事辭不應嘗觀武俊射鴨于蒲稱間一發疊中武俊曰俊之伎先生之詩可謂文武之會矣君賦一詩言即于馬上賦射鴨歌武俊喜甚表授棗彊令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節度淮南復聘爲賓卒于襄陽邑人劉永高述其事以告皮日休日休爲撰墓碑

聖楷曰劉棐壇射鴨歌今皆不傳然猶幸託日休以傳其事。古詩人之泯滅無聞者。又可勝歎哉。抑王元美先輩有云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于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乃今有纔知韻語便自命千秋若無人者欲何爲哉。

劉蛻

劉蛻字復愚長沙人唐懿宗咸通閒進士及第爲左拾遺與起居郎張聖疏論右拾遺令狐滈納李琢賄陷父于惡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綯方守淮南上奏自治貶蛻爲華陽令寓居潼川垂老瘞文爲塚于南山刻石爲銘其序曰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號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

棟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梳明
睽背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
羨罷徐夸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登龍
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鏤粢練以供宗廟祭祀
之用豈獨蛻也生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
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竊雖竊無憾也嘗勤意
之時不敢嗟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怠
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纍如星光如貝
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熱燥

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矣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滂洋以爲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交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汪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

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閟○閟○土叶吉○累累爲塚○則沒之○兆乎○峭峭爲壁○則彖○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阿山○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傅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禮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壚壤○生芻槀○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甈陶○以作罌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

乎流爲樂爲土鼓爲古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爲壇寵乎家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愼毋朽爲芝菌以怪人門媢愼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愼毋濡爲醴泉以味乎謟口愼毋禱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愼毋棄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愼毋萌爲蘭蓯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言舒而爲蟥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愈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毉兮視不汝醜

在口吻而來隨兮響不汝久憶筆絕之年而麟見祟
文其無祟乎吟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
驚香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
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
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摭言曰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
荒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
書畧曰三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陳氏書錄解題曰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爲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冢銘甚奇太中四年進士其爲西掖在咸通時

聖按曰劉蛻或以爲桐廬人或以爲射洪人射洪在蜀桐廬在浙何相懸遠若此攷之文冢在梓州即今潼川州也射洪爲潼川附邑豈蛻生於桐廬解於荊南而老於射洪耶然文冢自稱長沙劉蛻則又嘗爲長沙人嘗見別記云蛻蚤以文學進士

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否
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
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霄露之思於是乎止
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由此觀之蛻之父子
泛宅浮家隨地皆可繫籍固其素願然也

王璘

王璘長沙人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湖南特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于使院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衿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時未亭午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廻飆所卷泥滓霑漬璘復另構十餘篇約已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詩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

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候見帝、㬎大怒、亟命奏
縻萬言科、璘杖策而遊、放曠、盃、酒、閑、一日與李羣玉
相遇嶽麓、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
待、之、甚、淺、因相與聯句、羣玉破題授之、璘署不佇思、
至、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棚、葉、散、夜、叉、頭、羣玉始屆、
聖楷按日試萬言科、即、百篇科、也、故崔詹事云、萬
言不在試、限、唐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
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
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此

科不知創自何代宋初亦無定制雖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松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栁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乃退隱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大樂旣止至音不嗣作
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賦儒我左氏作春秋夾漈其
餘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劉遠非下補近失非容
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來倣
視之癡悅于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臕皮予世
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為十
卷覽者無誚矣又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聖人之道不
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揚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言也若然者何其道睟睟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奸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

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發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請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爲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爲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爲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晁公武讀書記曰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

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遣爲讖文疑其譏己遂害之有文藪十卷

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燦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

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使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于泉下

胡曾

胡曾邵陽人長於才幹後晉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辟置門下時南詔叛乘傳入川辭旨不遜者幕客各撰書答之曾云四方之於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趨東海天地尚不能違況於人乎駢盛稱之凡牋奏皆出其手撰安定集十二卷詠史詩一百首共三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邵陽胡曾詠史詩三卷凡一百五十首曾咸通末為漢南從事

楊、升菴、詩品、曰。胡、曾、詠、史、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

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

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愼少傅先師、李、文、正、公、公

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褁、了、

聲、口、突、愼、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

牧、之、閒、胡、孫、詩、退而閱之、誠然、然曾之詩、此外無

畱良、補　按胡曾墓在邵陽承成鄉、地名秋田、

廖融

廖融字元素衡陽入隱衡山與任鵠凌蟾王正已相友善皆一時名士也王正已贈之詩曰病起坐當秋閣迥酒醒迎對夜濤寒爐中藥熟分僧飲枕上琴閑借客彈左司諫棊贈之詩曰未向漆園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傳家變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積雨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爲蒼生起休戀耕煙楚水濱融不樂進取不苟勢利乃獨耽於山水自爲詩有曰雲穿搗藥屋雷壓釣魚船又夢仙

詩曰琪木扶疎係碎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駕五雲東星移猗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卧何卒刺史何承矩葢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㵎湖近來日廖融潛孫沖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並無人問耶又聯僧詩甚多嘗曰僧是詩家奴一入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耳

廖凝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夙學遵德隱居南獄時登眺祝融峯頂而石廩天柱芙容華蓋舉目盡胸煙雲荏苒奇葩異卉觸思成韻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南唐王李景平馬氏之亂遣使聘之凝初不屈後江南交撤爲亂剿賊蜂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以遺吾名孰如就義而仕以存吾宗之爲愈遂出爲彭澤令慕陶元亮之風或采菊南山或種栁江村陶然自樂委心去留畧無凝滯其詩有曰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潤莎亭放

吏衙其寄興者遠矣視篆未幾浩然長往嗒爾脩日昔淵明不以五斗米折腰吾何久爲人役惻怜若糠下騎耶即解印疑衡山其詩有曰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令潮官滿重題去還款來肺舊酒甒後聘起爲連州刺史與門下侍郎張居詠右僕射張延翰中書侍郎李建勳爲詩友建勳遇雨遺之詩曰江雲未散東風暖溟濛正在高樓見細雨緣堤少過入年燕隔水時飛燕我有新詩與誰和憶君狂醉愁難破昨夜南窓不得眠閑堦點滴廻燈坐又訪凝

山居曰郢客相尋夜荒庭雪灑舊虛堂看向曙吟坐共忘勞溪凍聲余減燈寒焰不高他人莫相笑未易會吾曹凝辭刺史蹤復隱衡山

聖楷曰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又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封墳賊耳按唐時衡山法席最盛琳宮梵刹秀甲匡廬故高隱之士樂于栖托如廖氏其最著者唐語林云衡山五峯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

舟中吟曰野鷗灘西棹影孤。月光遥接洞庭湖。悲悄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或亦安貞敬茶之流歟

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

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兹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爲眞正眞卿蚤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

賓捨予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濫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麤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

瘦灘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恠狀翻合宜
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
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
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
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
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
輕世界醉裏得眞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
蕩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

以日

書苑曰懷素與鄔形爲友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長史私教形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眞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痕素起握眞卿手曰得之矣

陸羽撰懷素傳曰疎放不拘細行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于故里種芭蕉萬餘

株以供揮灑

國史補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　按懷素塔在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于此草書旁有墨池

筆塚

聖楷曰僧詩妙自惠休草法精于智永下迄三唐可謂盛矣然史家從未收入文苑予故摽其尤異如懷素齊己始得附于卷末抑昔人謂解吟僧亦俗愛釋鶴終卑若遇本色道人未免喫棒在

齊已

僧齊已、姓、胡氏、潭之益陽人、出家大溈寺、與、仰、山、宗、師、爲、同、門友、後君西山、與方干鄭谷等善、有白蓮集十卷、又外編十卷、

黄山谷集曰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荊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溈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

聖楷曰齊已寓居嶽麓、謝進士沈彬再訪詩、去歲

來尋我留題在蘚痕又因風雪夜重宿古松門玉
有疑休泣詩無主且言明朝此相送被褐入桃源
可稱深直孤閑然其詩全首罷佳者頗多如劍客
拔劍遶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
恩勇死尋常事輕儺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
離魂秋夜聽蟬上人彈琴萬物都寂寂堪開彈正
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和碧古風吹
太清往年廬嶽奏今夕更分明聽泉落石幾萬仞
遠聲飄冷空高秋初雨後半夜亂山中只有猖墊

月更無吹葉風幾曾廬嶽聽到曉與僧同酬元員
外清洛碧嵩根寒流白焰門園林經難別兖李幾
株存衰老江南日淒涼海上村閑來曬朱紱淚滴
舊朝恩鍾伯敬謂齊己詩似有一種高渾靈妙之
氣翼其心手誦此數詩信非凡流所可望也同時
徐東野有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羅
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夫已公旣具
大根器又得潙仰爲之師資乃卒成就一詩僧狂
却此一番夢想矣